



老迟为性慢,无病为心宽。红杏难禁雨,青松耐岁寒。

张敏

ZHANGMIN

## 被扔掉的希望

今天是我退休后,也是毕业六年来第一次拿起画笔,一切都是那样的生疏,握笔的手也是那么的僵硬。原本学的时候,绘画(素描、速写等)都是速成的,只略知一点线条和明暗关系,至于手法、技巧一概不懂,就参加了纺织学院的入学考试,所幸没有被淘汰,接着就迎来了大量的全新的课程。每天忙于整理笔记、完成作业。最基础的东西非常薄弱,以至于影响了后来的一切与绘画相关的课业。尽管作业的得分、考试成绩都不低,并且常常受到各科授课老师的赞扬,但是我很明白,那是老师们降低标准,鼓励我这个年近半百的大龄学生的学习精神,也为了激励那些年轻人。

由于种种原因,毕业后没能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,但我有个心愿,将来退休后老有所乐,重拾当年的喜好,把缺失的弥补上。

毕业那年,年近八旬的父母去南方探望我和三弟,返乡时需要我全程护送。我把几年里所学,经过仔细筛选,最舍不得丢弃的专业书和在广州、上海两地书市淘来的书籍整理打包,准备随身携带。三弟极力反对我带着行李和父母同行,声称,“现在正值春运,火车上那么拥挤,你带着笨重的包裹怎么能照顾好父母,等春运过后,我帮你办托运。”我严词拒绝,并告诉他:“如果我愿意托运,这次我就托运了,何苦要等你来办。”三弟又提议,下次他回家时亲自帮我带回去,我勉强答应了。后来他回过几次家乡,每次都让我兴奋,以为他把我的书带回来了,可

每次都令我失望至极。他不是说这次不方便,就是走得急没顾上下次吧。

直到他举家迁回老家,我得知信息,兴高采烈地打电话探知我的书带回来了放在哪儿,我就要去取。得到的答案是,临离开广州时,打电话找我,就是找不到,不知是否记错手机号码了。他不知道我是否还要那些书,加上搬家东西太多,所以就她们扔掉了。我听不下去,思维很混乱,以为自己的听觉出了问题,一下子没法明白是什么意思。等他说完第二遍,我目瞪口呆,几乎不能呼吸,感觉四肢发麻,心在抽搐,喉咙发紧,泪如泉涌。也不知过了多久,才缓过来。有时家人谈及他,我还会切齿,或者朋友同事问我在南方读书的经历,我总是欲语泪先流,搞得别人尴尬极了。我也不想作何解释,只知道随着那书的丢失,那段读书经历已荡然无存,无法追忆。

女儿见我谈及此事那样伤心难过,就安慰我,并建议再去书店购买些类似的书籍,我不愿意。那不是几本书的事。那些年,在我女儿留学期间,已经把她们当成我的另一个孩子,她们陪伴了我四年。我常常打量她,亲近她,抚摸她,精心爱护她。我不允许有折页折角。她们也确实太精美了,我不忍对她们有些许伤害。我虽然还未来得及弄懂和掌握她,但是,已把她视为余生的寄托。顷刻间,化为乌有。女儿的提议是希望我释怀,我做不到。我的那些书,会在哪里?我还能找到吗?

袁红

YUANHONG

## 相爱了就会强大那颗责任心

掐指一算,我和老陈从相识到相守已经有30个年头啦。经人介绍我俩相识于1986年春天,虽然彼此都留下较好印象,但由于世俗观念的鼓捣——他在地质队工作、父母在农村,妈妈起初没有同意我和他交往。直到一年以后的某一天,他因为工作调动的事来找我单位领导帮忙,偶然之中我俩才见到第二面。这一次我认定了,文质彬彬的他就是我的菜;他也两眼放光,从惊讶到惊喜都写在脸上。

1989年,红五月,我俩结婚了。虽然举债操办了婚礼,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,婚后一年半出生的大女儿被查出患有先天之疾。好心的朋友都劝我“舍弃吧重新怀一个”。就在我六神无主之际,孩子她爸对我说:“万万不能舍弃,女儿有生的权利就有长的希望,我俩一定要想办法救她。”碰巧他当时在原国家科委星火办协助工作,不久便联系上了北京阜外医院。虽然手术的费用是她爸当年收入的十倍,但是花得值。如今大女儿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了。不过想想她小时候的磨难,我仍然心酸不已。抵抗力差的她常常因为感冒鼻塞哭啼不止,而每遇此时她爸就用嘴巴去吸鼻涕,鼻子通了,女儿笑了,我也泪止了。

按照计划生育政策许可,1995年我们有了健康活泼的小女儿。去年送她上大学,她还想起了小时候爸妈对她说的话。“等你长大了,一定要好好照顾姐姐。因为姐姐身体不太好,这个世界才有了你。照顾姐姐是你一辈子的责任。”也许是压力比别的孩子大的缘故吧,小女儿从小就勤学苦练爱好广泛,琴棋书画样样用工,尤其是乒乓球技艺已达到较高水准,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,获得过安徽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第二的好成绩。其实啊,亲朋好友们都知道为了这两个孩子我们夫妻二人付出了多少!2008年,我获得了首届马鞍山市“十

大杰出母亲”称号。

养育孩子我们含辛茹苦,孝敬老人我们也毫不含糊。结婚时我俩就约定要真心实意地善待双方父母。可以说我和婆婆的关系是少有的融洽,她老人家人前人后夸我是个好媳妇。老陈是个孝子,我不能让他有委屈。尤其是在他爸罹患癌症的最后两年时光里,我和他一道悉心照料老人家。虽然经济条件一般般,但是药品尽量用那些副作用小的。有一天我陪他爸去医院化疗回来,可能由于药物刺激的缘故,到了楼底下老人实在忍不住屎拉裤裆了。我赶忙扶他上楼回家打开淋浴器,找来换洗衣服,洗掉脏衣服。老陈开会回家后说非常感谢我,我说换作我爸妈你也会这么做的。事实上他对我爸妈也是诚心的,尽管我妈当年没有首肯我俩的关系(后来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家庭),老陈也不“记仇”,经常和我妈拉家常,经常绕到老人熟悉的话题聊天。我妈腿脚不好,他常常牵着我妈手散步,深得老人喜欢。

我和老陈相亲相爱没有任何轰轰烈烈,有时甚至也吵得沸沸扬扬,但我们从没有恶意向。尊老爱幼,我们始终并肩而行。因为我俩都清楚,成家过日子是要有一颗责任心的,责任心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落在行动上的。

### 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,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,让您至今难忘;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,一直有述说的冲动;或者,会有一件事,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,欢迎赐稿!版面有限,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:478702039@qq.com,有稿费的哟!

OUZIBU

欧子布

## 记父亲欧远方二三事

时间过得也真快,一眨眼,父亲去世已有十多个年头。想起父亲的峥嵘岁月,至今难忘。

我小的时候,父亲常常回忆他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办《团结报》时的情景。那时办报,没有固定场所,印刷设备也极其简陋,写稿、编稿、发稿,包括印刷大多在夜里,部队机关只要转移,他们跟着就要搬迁,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影响报纸的及时出版。所以,这就要求报社的工作人员办什么事都要快,为了及时发稿,他们都练成了快笔头,一篇文章下来,常常是没时间修改的,必须一气呵成。有时来了上级的通稿,或者遇到什么重大事件,那可是不敢有丝毫延误和懈怠,作为社长,是要亲自动笔写社论或编者按的,那就对文稿的要求更高了。时间紧,任务重,往往需要连夜赶稿,第二天一早晨见报。这一系列的工作要求,练就了父亲的快速写作和一气呵成的习惯,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。至今,一些熟悉父亲的老报人还啧啧赞叹。也由于常年熬夜,父亲的睡眠很不好,靠安眠药睡眠。平时,父亲的性情非常随和,但只要影响了他的睡眠,特别是午睡,他也会非常生气的。

父亲对生活要求很简单,可能是北方人的缘故吧,父亲喜爱吃面食,一碗面条,几个大蒜瓣,就可以当一顿午餐了。父亲的另一大喜好,就是喝点小酒,如果烧点鱼虾,一碟花生米,那就是一顿大餐了。父亲吃鱼,有一套特殊的办法,那就是整鱼,整刺。我和姐姐好奇,想学,可父亲说,你们学不会的。母亲也说,现在你们没必要这么吃鱼了,会卡住的。抗战时期,最艰难的是在洪泽湖上办《拂晓报》。父亲说,他们整天躲在芦苇荡里,就在一条小船上办报,不能上岸,虽然那儿是鱼米之乡,常常是生吃鱼虾,因为他们不敢起火,把东西烧熟了吃,那样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有时,他们饿极了,从湖里捞起鱼虾,当场就生吃了,最后练就了吃鱼的本领。

在洪泽湖上,日本人经常开个小快艇,出来扫荡,每逢这时,他们就躲到芦苇深处,趴在船上,因为日本人常常会无目标开枪,那子弹可不长眼啊;有时日本鬼子也会逼着渔民打鱼给他们吃,日本人的小快艇离他们很近,隔着芦苇就能看到日本鬼子和渔民。遇到这种情况,他们就饿一天。父亲说,在船上办报,地方狭小不说,诸事不便,就那么些人,所以不管什么职务,除了写稿、发稿、编辑,人人都还得会刻钢版,操作油印机,当然都是手工操作的。通讯员来送通讯、战报等稿件时,都要化装成渔民,有时通讯员问报社的人需要什么,他们只要一样,那就是酒。因为酒不仅可以防湿气、祛寒气,最主要它不会霉变,随时可以享用。就这样,报社的人个个能喝酒,也不要什么好酒,有酒就行。最让父亲得意的是,给报纸套绿。父亲常常回忆说:那时他们每逢打胜仗,就给报纸套红。可是,有一天,他看着满眼绿油油的芦苇,突发奇想,能不能利用芦苇给报纸套绿,随后动手试验,居然成功了。后来,由于报纸办得生动活泼,名声大震,得到了彭雪枫师长的表扬,《拂晓报》成为彭师长的三大宝之一。

父亲工作虽忙,但他的业余爱好很多,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书法。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,字是门面。能写一手好字,太重要了。读私塾时,先生对字就有要求。后来,父亲办报,只要人手不够,他就亲自刻钢版,可是刻钢版和书法是两回事,但刻着刻着,父亲觉得刻钢版里也有书法的学问,两者可以融会贯通。父亲常说,他喜欢书法,和刻钢版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可以说父亲的一生是伴随着党的新闻出版事业成长、发展的一生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一直从事着新闻出版和党的宣传工作,但不管他到哪儿工作,都离不开图书、报纸和收音机,离不开看新闻、听新闻。可以说新闻出版事业,就是他的生命。直至他最后的日子,手上都没有离开这三样东西,没有离开新闻出版。记得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时候,父亲常常教导我说:干好出版工作就是要多读、多写,勤学、勤问,要老老实实做人、踏踏实实干事。我至今不敢忘怀。

回想起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能在那么恶劣、那么危险的环境下坚持办报、办刊,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如今我们这一切,真的来之不易,是老一辈报人和出版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,是一代又一代报人和出版人努力奋斗、勤奋工作的结果。